



安懷堂文集卷下

弁言

御纂宸訂紅萼軒書目弁言

祖妣呂太夫人祭文弁言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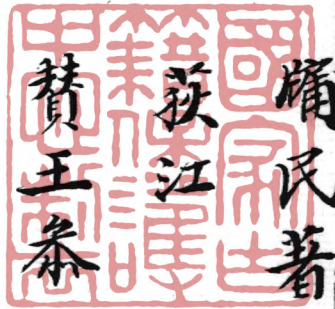
闕里 孔傳鐸

黃州 劉 浦

玉峰 葉 賓

卞里 仲蘊錦

綱文



范增論

狄梁公論

趙普論

復讐論

長生論

千里馬論

碑記

宰子墓重修碑記

聖澤書院重修碑記

說

輯經史子集說

銘

書鎮銘二則

題辭

李質菴漫南集題辭

瑤華集題辭

跋

薛文清公手蹟卷後

送陳健夫詩後跋

舅氏黃以永遺詩跋

舅氏黃以永秋碧詞跋

祭文

祭穎夫子墓告文

祭孟夫子墓告文

祭大司空外父徐公子貞文

祭壽光李編修大木內元文

祭琴臺朱武林文

祭同學毛艾仲文

祭家西園垣三文

祭堂弟學中文

祭郝唐玉母李孺人文

哭奠叔母任太君文

祭造丁氏三妹文

祭先室李夫人文

代漢見家祭文

樵著

讀韓文

題莊心遠行樂卷後

題丁鱗生字卷後

題宛平陳健夫小像

題友小像卷末

跋別駕徐巨卿像卷後

書故友李馬龍像幀

題何滋菴母張孺人像列

御纂宸訂紅萼軒書目弁言

內府秘書所藏甚夥其經

御纂宸訂付諸剝剝而流傳于海內者恐未逮什之二
三余多方構求每得一編如獲拱璧迄今已三十年餘
而銖積寸累尚未滿四十種斯亦可見 天府之典籍
足珍構之良非易也 古人云書有未曾經我讀不洵
然哉今將所有

御纂諸書裝潢成帙什襲藏之非敢妄擬于杜家之武
庫曹氏之書倉也 庶幾存之以備參攷且示未茲聊自

託于書痴云爾

祖妣呂太夫人祭文并言

余先祖妣呂太夫人生于崇禎十一年戊寅八月初

十日享年八十一壽卒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十

六日葬于己亥之孟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自告終迄葬

凡四方姻戚宗黨之惠賜弔唁者上自公卿大夫以逮

士庶靡不啣悲教誠修銘誄詞章以來哭奠積文成帙

不下數千萬言其中各闕新裁無美弗備為賦為雅為

楚騷為駢辭為叙記辭雜或繁簡不同整散各異率皆

琬琰珠璣令人目不給賞余因錄其文之尤佳者彙為

二冊以便不時展閱原幾不沒諸君子之高情且益深：
余春露秋霜之感于無窮云爾

范增論

高祖曰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為我禽甚矣高祖
之重視增也史稱增好奇計由楚之事觀之增可謂拙
甚而闇于時者矣未見所謂奇也劉項之仁暴天下所
共知也懷王之約入關者王增在羽側而顧使沛公入
關此計之失也且增以沛公不能敵秦耶則不當遣如
以為能也則沛公入秦沛公已得秦矣羽雖能至能復
爭乎天下之勢如衆赤子然今使二母徃字之一至慈
一不慈彼衆赤子者必歸至慈而舍不慈者矣即不慈

者能以威劫之其心安可得也增之計曾不及此安在
其為智也羽之會漢鴻門也此又計之失也增勸急擊
沛公以項伯泄言故使沛公得未謝耳夫伯之于羽賊
也賊在主側而不知使泄言於敵可謂審乎夕而戒嚴
且當速發此何等事而使人得從容未謝尚留之飲乎
及至尊俎之間乃令項莊拔劍起舞抑見童之淺見矣
羽之西晉咸陽殺降王燒宮室也此又計之失也彼約
法三章而此濟之以暴雖欲亡秦其誰與乎為增者宜
不得諉曰身不在側而失于諫也羽負楚約而封漢王

巴蜀似足以困漢矣顧其距之者三敗將也三子者奔
亡之餘而當新造之漢增遂謂能距塞之不使出乎此
又計之失矣韓信人傑也漢之末將如滕公者猶能知
之增固庸人視之而驅以資漢此又計之失矣然此皆
其小事也羽不殺義帝漢之討羽猶無名漢不為義帝
發表天下之擇主猶未決假令增以大義勸羽使輔義
帝以終臣節則沛公之仁必無自戕兄弟之理義帝弑
而漢得縹素問罪也天下響應無疑也譬如失正欲發
又助之引滿增奈何不以死諍乎此尤計之失也凡此

七失無一能為增解者羽之亡無增亦亡有增亦亡甚矣增之失于計而闇于時不足為楚重輕也三分之世先主之地與力迫不及權操而偏安一隅者五十年則孔明之智遠出增上萬也先主屢奔屢敗孔明輔之卒能自立于蜀增當羽之強百戰百勝不以此時少立根本迨其後欲退保江東而不可得誰寔左右之而使羽一窮至此哉君子曰此皆增之過也

狄梁公論

狄梁公之反周為唐也不在薦張柬之之日而在勸還廬陵王之年不難于還廬陵也難於堅忍其志屈辱其身以立武氏之朝而俟廬陵可還之一日也故女主者人之所羞事也而梁公不能羅織者人之所難免也而梁公倖全改唐為周之跡義士之所痛心也而梁公不與爭與內寵外戚酷吏謀亂朝正人之所不屑也而梁公安之不去凡此者非他皆深于陰忍以待時也何時爾曰待太后之老也婦人之性壯則多怒老則少衰

多慾則內行不修而畏其壯子之在旁必遠之以為快
及夫年老慾衰未有不思念其子者故夫廬陵之遊
於薛懷義等之嬖非真欲以李氏之天下授之武氏也
如欲授之武氏則廬陵朝出承嗣夕立矣后亦知姓之
不可以承姑而武氏無功德不足以服天下故遲之于
承嗣三思之立特以年未甚老嬖倖在側不利廬陵之
還多從而媒孽之耳梁公知其然內以忠誠深結于后
外維持調護于嬖倖外戚之間卒能潛移默奪以還李
氏之天下及后晚年懷義等死未嘗不思廬陵故鸚鵡

之夢不告之他人而獨為梁公言公于是惕之以天命
人心曉之以姑姪母子之親疎而東宮之還易如反掌
亦適當其時云爾或曰改唐為周公何不諍之曰公之
心在李氏而已李氏不亡唐之天下必不廢彼姑曰周
吾亦姑聽其周而已公豈以是介介者乎若夫廬陵既
還而又薦東之以屬大事者誠知東之為宰相才必能
定廬陵也他日太后老病二張擅內三思在外一日太
后宴駕武張必不兩立中宗庸才惧不保于二亂之間
矣東之老練之才奉太子以立斬二豎于是諸武亦震

懾而不敢動所以安中宗也無東之中宗不安無梁公
唐之社稷不安東之定變于倉卒功顯而小梁公定亂
于平日功隱而大噫古所稱社稷之臣若梁公奚媿哉

趙普論

自古無開創之君不傳其子而傳其弟者有之唯宋太
祖一人此雖杜后遺謀之不善然成其事者趙普也觀
普他日謂太宗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而廷美由
是疎賤何普之不早言于太祖而使之誤也太祖友愛
則聽其誤而傳之于弟太宗猜刻則又迎合其意而傳
之子若普者尚得謂之社稷臣歟且普如持正則太后
將不得而申其遺命何也太祖非他有宋開創之主也
宋氏天下太祖得之則宜惟太祖之所傳太后者特徵

時之母非有功德天下大計婦人老嫗安得而預聞焉
昔漢高祖得天下太公父也猶不聞其一言預天下事
况國母乎晉如社稷臣也者當效竇嬰故事引卮酒進
太后及上曰父有天下傳之子萬世帝王不易之家法
兄弟相授慮起後世之爭太后何以得擅傳光義臣不
敢奉詔若是則后安得而強之不知出此而唯、惟命
亦見晉之寡學也夫天下者爭之具也五代之亂武夫
悍卒亦思覲覲于其間况天子之弟當人主春秋鼎盛
之日而預以天下許之能不包藏禍心者幾人也且曰

太祖傳光義光義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后安知廷美之
死必後于光義而德昭俟西叔父百歲之後尚能宴然
以有天下耶審如是也設後世有兄弟十人必俟遍傳
而始及其子子又當及兄弟之子則天子之族無一人
不當為天子者矣其爭奪篡弒分裂仇殺之禍寧有涯
量哉晉亦知再世之後決不可行而獨不早言于太祖
之日何其享于太宗而薄于太祖不可解也意者晉與
光義皆櫛風沐雨佐太祖陳橋起事之人光義立必尊
晉而不廢晉利光義之死已乎夫人臣為社稷萬世計

而不顧後日之爭端惟求其利于己也非社稷臣之所
為也故太祖不失為孝友之主而社稷之言不可謂非
亂命太宗不讓趙普不爭而于是廷美不得以令終德
昭矣至于不祀晉之罪大矣噫義利之闕不明尚得謂
能讀論語者歟

復讐論

禮曰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
不同國噫何其戾哉此殆非聖人之言也人子之于父
母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或從而讐之則吾之怨亦
罔極焉不共戴天宜也兄弟交游則殺矣居兄弟交游
之讐者亦當問其死之有罪無罪而已奈何盡人而讐
之乎不反兵而鬪是必殺之塗中而後可也不與同國
為將徙之他國以避讐乎為必驅而逐之使讐之他國
以避我乎我不可避讐不可驅不幸而同國焉則將剝

必以其心乎先王之法殺人者死若其白晝闕殺人于
塗而曰是吾兄弟之讐也是吾交游之讐不肯避我而
之他國者也有司其遂改容而敬之曰是守禮之徒也
釋而不問可乎且兄弟之讐復有兄弟交游之讐復有
交游執此義而展轉相讐幾何不胥天下而為橫尸濺
血之衢胥天下而為棄墳墓離妻子之客也甚矣禮之
文階禍于無窮也先王惧人之以私讐相賊也設為法
律以禁之而使有司平其情死而有罪雖禹不能讐舜
以殺鯀之事而武庚復父之讐亦不免書為叛如其無

罪則殺人者死國有常刑不必其子弟交游親操復讐
之必也若禮之所載將惡乎用之或曰然則禮非乎曰
禮之言仁人孝子之心也心則惡吾讐矣若曰是人也
吾當請于法而誅之請之而不可終吾身勿與睚焉而
已兄弟交游且然况君父之讐乎若其可報與否固有
曲直之理在也吾不知其他惟斷不為反類事讐之人
云爾凡言之出于聖人者無疵其次雖大賢不免禮之
文出于漢儒固可盡為準歟孟子曰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審如是盜跖殺人桓魋作亂其害人之兄多矣彼

柳下惠司馬牛何以卒無恙也

長生論

使上古之人而皆不死其生、不窮積萬千年血肉之軀而有增無減則將盡天下之黍稷不足為之饗殮盡天下之土木不足為之廬舍一國之內填川壑夷山岡猶慮無耕種之處一家之內高曾雲初男女長幼相與駢肩而立亦無屈伸坐臥之地有是理乎曰此必無之事也是故古人皆死然後乃有今人今人復死然後乃有後人生死者聖賢仙佛所不能出其範圍者也或者曰古之仙人皆長生而不死此蓋秦皇漢武貪慕富貴

萬事已極惟求不死欲以久于其位而海上燕齊迂怪之士逢迎其意以博寵遇之隆故姑妄言之耳如使不死之藥果可採九轉之丹果可成彼身為帝王何求不得耶而今竟安在耶奈何布衣之士反欲駕秦皇凌漢武而謂有密方可以不死哉且如晉之許葛唐之鍾呂固得道隱君子若謂其血肉之軀至今猶在則攘市廛之中人皆白日而遇之矣仙者之必有死亦明矣且夫人之所以愛生者謂夫生之可樂也天倫骨肉以取之友朋儕輩以將之廣廈華屋以處之溫脆肥甘以養

之燕姬衛艷以侍之琴瑟笙簧以悅之金玉玩好以美之苑囿池臺以遊之此則真生人之樂也若必逃之深山寄之窮谷麋鹿之與偕魑魅之與侶有言而莫與伸有倡而莫與和譬如生太古之世居窮邊之外復奚樂之有哉信如方士所云舉世莫能長生而吾獨長生鼎鼐百年之餘而吾之用友盡吾之姻戚盡吾之子孫亦盡塊然獨立于後生小子之間人皆疎而畏之誰復與我宴衍浹洽陶然相樂哉而屢閱人代之變日擊治亂之更頻歿子孫之亡才無妃偶之嘆將有嘆不勝嘆悲

不勝悲者昌黎有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是故信無長生之說也即其有之亦甚不足樂也曰然
則養生之說非乎曰明哲以保身任運而觀化苟其未
至于死無召疾以戕之其亦君子之所謂正命也

千里馬論

千里馬不常有有之必獻于天子故惟天子而後有千
里馬匹夫而畜千里馬者其罪誅無疑也然吾以為千
里馬者匹夫之馬也非天子馬也何者馬之用貴盡其
材耳其材之不盡優而畜之無益也天子之行也騫旃
在前副輿在後千乘萬騎百官文物咸備所行不遇四
五十里耳使天子而獨乘千里馬雖仗衛却後官去將
安之故千里馬者天子終其世不得一用焉者也惟匹
夫乘之可以遠遨遊避禍患遇急迫之役可以疾往而

速歸原乎一騁其長然又莫之敢畜噫天既生千里馬
不獻之天子則馬不遇獻之天子而不能一試則馬仍
不遇不得自達而辱于匹夫之手難得一騁其長而又
不可謂遇則亦終其身無以別于駑駘之羣而哀鳴于
樵下已爾吾悲千里馬矣

宰子墓重修碑記

嘗考仙源舊志齊公宰子我有墓在東園外歲久荒蕪
莫可得而指也其後人遷居齊河祭掃闕焉余嘗閱其
家譜曰防西志者所述生卒葬地頗詳核之與邑志無
異云今出東園二里許舊城之西有塚穹然無碑碣姓
氏人莫敢定為公墓相傳明季賊蹂魯境盜發此塚未
及曠陰火大出賊皆驚怖却走不十步首謀者殲焉嗣
後莫之敢動嗚呼秦漢以後貴官畸人生有聞于世者
坏土所在其精神皆能自為護持以傳不朽况聖門之

彥乎草竊萑苻安得而窺其寢室也然猶未敢定為公墓又數十年耕人得斷碣于土中題曰齊公宰子墓而後乃知真公墓矣余惟賢哲所在百世景行孟夫子稱公智足以知聖人其靈必能以待後世而一塚之外皆為耕犁樵斧所侵而莫禁非所以崇先賢表古跡也謹倡議擴其傍地若干畝為之塋域外又置若干畝以供春秋牲醴之資永除租賦立石以表識焉又為置墓戶二丁田繼英田繼先除其後以專守焉嗟乎公位登十哲壽列茅土墓田所在與聖林密迩然數千載若信若疑荆棘不剪而必有待于今日者亦足徵歷久彌光抑吾道顯晦之有時也已是為記

聖澤書院重修碑記

漢上古中都也文廟居邑之中央其西南隅有

先師聖祖專廟蓋以昔年 聖祖嘗為中都宰邑人士

漸摩于詩書禮樂涵濡乎仁義道德建此崇奉至嘗示

不忘所自也歷年久遠廟貌漸就傾圮所存止正殿亦

已飄搖風雨其他皆鞠為茂草矣余自闕里驅車過此

目擊心傷伏思 歷朝祀典俱以衍聖公第三子襲太

常寺博士主其祭葺而修之其責似有攸歸但水本水

原凡我于姓皆出自 聖祖一脉豈庸以越俎為辭矧

余不敏仰荷

皇仁比照勲衛例

欵賜品服崇寵踰涯總叨我

聖祖遺澤曾是一廟之修而可不亟引以為己任乎遂
涓吉于康熙壬辰年之十有一月委幹鳩工先正殿次
廊廡次儀門大門以及齋宿之所庖厨之地罔不煥然
一新其外則繕以墻垣浚之以棘凡用工匠若干磚木
灰石等項若干至丙申年之嘉平月告竣因樹石而登
志之并附幹役姓氏工料數目于碑陰以備稽攷匪敢
謂修廢舉墜有功廟庭特用以昭示來茲俾後之子孫

有繼余志而重修再葺之者奈知工程大舉云爾其佐
余不逮捐貲從事者原任長蘆鹽運使現在候補六十
六代孫興璉曲阜縣世職知縣六十五代孫衍澤俱有
功焉是為記

輯經史子集說

道備於六經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皆道所寓也內而聖
功則格致誠正外而王道則修齊治平六經中咸備有
之顧其體用雖殊而源流則一而已自後世諸儒議論
紛紛人自為說家自為學而六經載道之書遂以大晦
至有宋閩閩濂洛諸君子出而經學復昌明于天下由
元而明代有傳人余小子守

聖祖遺經晨夕課誦因為裒集諸經并傳註箋疏彙而
輯之自六經本文外凡有功于經學而與斯道之傳者

皆附之於經志道統也

經以載道史以翼經吾

聖祖作春秋垂萬古之法戒經也而實史之祖也自春秋而後歷漢唐宋以迄於明代各有史雖其間詳畧各異褒貶互見而要之紀言紀動則一而已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是三者苟缺其一則不足與於史者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為至淹博而法戒未備至紫陽綱目出而法戒瞭然矣其他則推歐陽五代史叙事核去取當為諸史之最焉雖然史取詳毋取畧歷代之史亦

何一可缺乎余編輯自馬班後無論列朝實錄志傳在所必登諸凡有關於山川險易及理亂興亡之故者咸備列焉

諸子百家聖人之道所餘非聖人之道所棄也聖人之道自四書六經外如管晏莊列申韓荀楊亦各自成家之言彼其議論雖或入于虛無流于襍霸而要其旨固各有所取未可盡非也至于農圃醫卜之屬自古言政事文章者亦時及之先民有言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吾

聖祖之道至高且深也然使必舉諸子百家之說而盡廢之亦何以見高深之極致乎故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非無言也有聖人之言而言之高者難乎為上言之卑者難乎為下也然而其言固自在也後之君子凡有著作苟其可以坐而言起而見諸行事者皆聖道之所餘而非聖道之所棄也

輯經史子外得書若干卷別彙而存之而名之曰集何言乎集也自古帝王卿相以迄山林隱逸高僧賢媛各有所著述或書表或詩賦或詞曲為類不同而摠之中

有蓄積必於是數者發之故槩而名之曰集其所言者亦時閔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豈盡為敷陳往還流連山水而作哉然而風雲月露半屬陶情高下抑揚率皆造性昔陶淵明以先世為晉臣終身不仕宋故其詩自入宋作者但題甲子而不紀元讀集中所賦寓意良深矣又如少陵之詩觸目興懷因時紀事識者謂之詩史豈猶夫流俗云々哉然而既謂之詩矣則猶是陶情造性焉耳故盡列之于集而附諸經史子之後焉自宋元迄

盛朝代各有人地各有才彙而集之用成巨觀云爾

書鎮銘二則

風動帙開得子則否與毛褚陳陶而稱五友
厥體鎮靜號曰直方資予洛誦舍之則藏

李質菴復南集題辭

孫子思九晤予於吳興舟次以雲間刺史長公子質菴
李君之集見示且告余曰芝草有根澧泉有源隴西為
盛京甲族代有偉人今長公之才蓋如斯家學相承良
有以也予因謂思九隴西家世子久已畧知大槩蓋其
令祖侍御公事業文章久炳史冊具大阮諱文瀾者又
曾宰汶上政績聞望至今口碑勿設宜乎世業繩々後
先濟美既而披瀾詩集見其聲采高皇才思奮迅寄托
遙深旨趣幽遠益嘆隴西世業家聲隆々日起為未可

量也遂允思九之請詳加評次而并書數語歸之

瑤華集題辭

是編余得之西峰草堂乃蔣京少贈健夫者圈注處筆
墨猶新健夫愛而藏之今又割愛轉贈于余健夫之書
漫為余珍璧矣方京少批閱之時豈料其卒歸余案頭
哉余喜得是書復感健夫之厚我也因筆此己丑清和
識于京邸賜第

薛文清公手蹟卷後

余先世列公多與名賢往來酬答及謁

廟贈言然皆

放佚存者絕少蓋年代久遠當時無好事者為之裒輯亦缺典也歲丁亥家戶部東塘公得此本于友人氏疾持以示余展而讀之乃先正薛文清公手筆也公昔年過闕里作是詩以贈五十九世祖朝紳公事在明盛之初迄今幾三百歲紙敗簡缺而墨跡如新不知誰氏弄藏今始得一快觀尤可貴者文清倡明理學其功在羽翼經傳獨未嘗以詩名至于字蹟亦少槩見此詩清真

樸老書法迥非凡俗即使不聞先世亦當奉為拱壁譬
如茂叔伊川倘有片紙隻字後儒珍重當何如哉况與
先公蘭臭結契情見乎詞何可磨滅也余懼日久泛爛
為擇石疑之俾垂久遠以見名賢惠貺之雅子孫其永
寶之先生諱瑄河津人海內稱為薛夫子云

送陳健夫詩後跋

健夫先生隱居西峰敝屣簪紱海內望為少微星與余
素心有年戊子臘月來遊闕里信宿論文既迫歲不久
留家大人約同人餞之亦兩齋逸命分韻各成五言
律一首誌一時聚會之快兼以贈別先生為當代五言
長城不揣和吟知雷門布鼓不足當剝首之一喙然附
其後者亦冀藉以俱傳且令異日覩之如斯會之未散
耳

舅氏黃以永遺詩跋

吾舅以永氏詩各體臻妙時出警句出人意表蓋季
長吉之流然長吉不善作七言近體吾舅似為過之生
平淡于名利不問家產獨結茅湖上于荒寒寂歷中不
輟謳吟若出金石詩成亦不甚愛惜意必多遺失若錦
囊句為人攫去者茲集也余于其捐館後亟索而得之
篋中散漫無詮次余為之芟其重複訂其訛闕居然成
帙真吉光片羽也不亟付諸梓氏誰復知吾舅一生苦
吟哉猶記外舅祖張見陽先生與成容若友善成君歿

先生為叙其集而刊之前輩于亡友篤切若此况余誼
重渭陽者乎舅即先生之宅相也舅搜槩見余小傳茲
不具論于刻之成也遂為識而跋之

舅氏黃以永秋碧詞跋

昭代以詞鳴者指不勝屈其在北方自二鄉漁洋外惟
珂雪鼓吹詞壇所作尤富燕薊則推飲水得晏張周柳
之妙舅氏以北平流寓軼宕詞場空南絕北然心遠跡
孤未嘗與諸家競轡揚鑣惜乎世人知之者寡也余既
蒐輯其詩成帙因念舅一生苦心費於詞者尤其什七
是忍聽其湮沒而無傳乎亟訂而付諸剞劂庶使海內
知音一展卷間有相逢恨晚之嘆也

祭顏夫子墓告文

洪惟 漢聖道裕為邦聞一知十心齋坐忘四勿是凜
好學不違與聖同體用行舍藏領袖十哲模範百王七
十二子誰其頡頏配食

至聖世澤綿長常山魯國後嗣以昌拜瞻遺墓憬若履
霜擷芹荐醴神來洋洋

祭孟夫子墓告文

洪惟 亞聖周末一人揚墨是拒堯舜必陳大路惟義

廣居惟仁伯夷伊尹曰非其倫乃祈松叔在于聖門齊

梁致聘賓而不臣泰山叢峙乎乾坤浩然之氣千古

獨伸拜瞻遺墓道貌儼存敬陳三爵庶以降神

祭徐大司空外父子貞文

嗚呼魯之去越遠矣塔以菲才僻處尼防獲聯姻于上
國蓋實天作之合也憶昔丙申春渡河而南循大江以
西至于苕霅成嘉禮而還維時 岳父以大司空為

天子左右股肱尚留都下未幾 岳父蒙 予告束裝
南歸道經我魯時屆逼除挽留之甚力始得以停驂者
數日契濶之情用藉少慰入新春即決計掛帆而南矣
臨行時訂以己亥秋日會晤于吳菴葛嶺間愛女歸寧
偕行快叙莫于此時通歷吳山顧溪諸勝訪昔年子昂

別業相與嘯咏其間斯亦一快事也而竟不可得及內
子自越旋魯道 岳父精神強固老而彌健竊謂此上
壽之徵將來追隨杖履為期當未有艾初不料其病遽
增劇劇至不起也訃聞亟擬南下憑其柩而哭之則又
轉自思維死生契濶幾使星夜飛馳已不可復見姑遲
之寔寔之時遂不果行 岳父有丈夫子四人長君時
為順天別駕聞訃解組經過闕里余見其形容枯槁神
傷貌悴不忍攀轅臨行又訂于大襄之日偕內子登舟
前往憑其穴而哭之不料歸寔之信來自越中遣余抱

病未痊又不果行嗟乎半子之謂何而恸然至此極耶
岳父齒屆八旬不為不永矣爵至二品不為不尊矣今

日者 聖主眷念老成 命大僚致祭四方士大夫素

車白馬而會葬者盈衢塞道其亦可謂崇哀之兼盡而
禮文之備美者矣余所感念者自申歲迄今六年之中
悲歡離合今昔懸殊不禁悲從中來南望吳山越水烟
樹迷離我 岳父靈爽式憑當在若遠若近之間憑一
慟以紓哀奠神明之鑒格尚享

祭壽光李編修大木內兄文

嗚呼余自內子之歿觸緒神傷東望目斷自念無由復
過壽邑再與諸內兄弟握手言歡地不教程遂成河山
之阻而不意大兄復于今春仙逝益增離索之悲爾時
倥傯未能操文相祭又孰意今日竟聞大兄歸就長夜
之室耶天寒道遠執紼無由我傷如何惟念兄與諸舅
雁行最長年齒最倍名登雁塔官歷鳳池向者典試粵
西稱稱得士人皆俊髦文堪程式今以懸車之歲歸臥
林泉惟著述之自娛樂琴書以悅性家庭之樂雍怡

怡子孫滿膝追媿于郭令公鄉里推為善人後輩仰其
模範固余宿昔之所尊事不敢以等輩狎之者然而兄
以愛妹之故愛余有加則以昔者岳父訂婚之時心許
于中雀之前列目于坦腹之始通家孔李誠有異于他
氏者兄亦推岳父之愛視余尤加意焉余忍以表偶之
故遽自疎避哉然兄官達矣名成矣桃李遍中原名聲
重齊魯年登杖國令善考終漢吳憾哉而余更有悲不
自己者兄內兄復追哭余內也不知兄與令妹九泉相
聚亦復懽如平生否不窵窵否悠、我思曷其有極兄

如有知亦當知余此心也嗚呼尚享

祭琴臺朱武林文

嗚呼君乎忠臣之子國士之名詩書襟度禮義干城年
逾杖國子女滿庭既好德而且壽如松柏之堅貞嗟大
化之告及余猶能無涕零憶君先人分守河北陽九運
丁潢池寇阨誓守孤城碎碑斬賊一木難支裹尸馬革
無忘之忠張巡之節大義凜然千古一轍君時齟齬泣
血拊膺痛不能殉矢揚親名走京師而哀籲邈

昭代之褒旌建祠單父殫力徃營破產不顧廟貌以成
豐碑直矗漢棟煥星感天雄之軍士莫不羅拜而來庭

蓋忠烈之賴以不朽何莫非孝子之精誠由是志澹榮
華心存著述凡斷簡與殘編暨前賢之篇帙莫不殫力
表章壽之剞劂內則約于自奉外則廣其交游凡當世
之名宿咸縞紵而綢繆允矣東邦之彥奚慙隱逸之儔
稀齡已過八袞將週泊焉物化夫漫何尤通門世講奠
茲肴羞哀詞當誅庶格九幽尚享

祭毛艾仲文

嗚呼艾仲死矣不復生矣登乎其堂不聞聲矣披乎其
帷不見形矣然吾彷彿之間猶見艾仲之攝衣而上坐
目動而頤張解襟而磅礴發論而激昂伸紙而落筆纒
纒而洋洋舉杯而浮白歌呼而慷慨蓋艾仲之身死矣
而或者艾仲之精靈不亾嗚呼哀哉疇昔之歲月在連
突艾仲方食輟箸者再自云步履如昔而神志衰邁或
時驚忡若見所怪惡聞市聲喧襍難耐吾將自放于山
林頽然于物外余謂艾仲無乃過歎寧有人類自苒蓐

魘世固有重乎其頂而寵乎其鬚植杖而行睢、盱、
而猶八十或過九十或踰况君年未老不過花甲之餘
君獨何為無端歎歎孰謂今春節屆燃燈星橋火樹萬
井喧騰人皆頽而樂君獨聞而憎飄然謝世奄鼃是憑
嗚呼欲駐君年繫日無繩欲返君魂大藥無靈歎爾去
親黨冥焉指友朋吾不知艾仲之死為泰山乎重為鴻
毛乎輕嗚呼艾仲竟止於此其文可傳其名不死其靈
若存其身已矣哭君者誰二三知己有酒一樽君可以
起嗚呼哀哉尚享

祭家西園垣三

嗚呼詎意咫尺西園之路而今遂成西州之路耶西園
池臺儼然竹石如故當憲之花鳥在御之琴書與夫金
石遺文絲竹韻具今皆無恙而西園主人竟安往耶計
吾宗人聞達者衡宇相望然而年齒高劭孰如君衣冠
甚偉孰如君道貌冲粹孰如君出風入雅孰如君好客
不倦孰如君閉戶養高孰如君君固有先民之風晉人
之致是以達官貴客來遊魯者未嘗不問西園主人也
而胡竟歿耶君於迩年來高戶簡出余常訊之知其興

致不減當年時或牽其小車過余談諧甚洽大抵意在
泉石間先後兩世尹皆君猶子然絕不與鄉邑事人有
犯之者亦置不較余謂君年德俱劭是固不煩子房之
導引淮南之服食當以性分之樂自致期頤孰謂君竟
以八袞終耶嗚呼君乎不可復見矣然君嘗舉比四氏
設講鱣堂今其門人或登科第或前輩或為老諸生藁
項白屋或已物故姓氏都成遺忘而君獨享遐齡為靈
光碩果以至於今可云壽矣諸子濟、克世書香孫曾
滿堂遺業有托可云福矣既福且壽夫何憾哉余之不

能無悲蓋以宗族之誼一旦睽離千秋無極危張鷟酒
何能恣然耶尚饗

祭堂弟擊中文

嗚呼自吾弟之亡也倏焉百日之期喪車漸首于林塋
影響益遐于近室逝者不可以復返存者尚不勝其悲
欲沃靈筵以一觴我思茫然而無緒嗟其泣矣夫何言
矣思吾同祖兄弟惟弟一人在叔父膝下見弟少年
能綴文拾芥落食粟籩舉家期望以為科名中人祈到
未可限量是以居雖異爨情若同懷歲時伏臘此往彼
來宴衍嬉遊推梨讓棗二十餘年如一日也從歿之後
適遇重陽讀遍揅菴莫必一人之詩似為吾弟而作能

不悲哉思吾弟生平寡馳騁之好無酣酒之失惟枕席
於堂囊蠹簡中恂々未嘗出庭戶不意其有羸弱之疾
也雖有羸弱之疾良醫非所缺也善藥非所乏也胡為
而他人有疾疾猶可瘳吾弟之疾竟纏綿沉痾一至此
也幸而西粵之行中途遶遶猶得終于牖下設其不幸
竟爾入粵風土非宜奄然屬殯于萬里之外其為慘也
更何如哉聞吾弟歸舟次吳門時猶登虎丘之山嘯月
吟風情興殊在胡為而抵家之後伏枕淹々雖欲一過
兩兄之齋顏而不能也嗚呼痛哉吾弟疾亟之日正爾

伯父介壽之期一聞疾狀輟宴會而倉皇奔視弟已斲
臥不醒氣絲僅屬然猶以為未遽奄忽歸而燃燭于九
如之堂一夜遣騎走探數四皆云勢不可為時荒鷄唱
曙風雨潇々觸緒淒涼彌深哽咽而弟果以次日逝矣
嗚呼傷哉吾二人者忝為從兄平日情好何如而稱留
之際曾不得一言永訣耶尤可哀者弟自歿後琴書冷
落几榻遷徙觀其故處闐然無人惟見寒花憔悴墮葉
飄零吾獨何心能不悲哉嗚呼當其病也思無恙之時
而不可得及其死也思病中之言而不可得今其墓也

思在殯之靈而又不可得矣生離死別大抵如此嗟其
泣矣夫何言矣嗚呼尚身

祭郝唐王母李孺人文

嗚呼榮枯有命修短靡常棄捐塵世溘馭何方緬維懿
範南國之望系出隴西質秉珩璜生而淑慎長益端莊
于歸君子文章高皇聲垂藝苑以朝以翔鶚書既薦鵬
翼飛張行登黃榜晉佐戎 皇金闈玉筍位躋 朝堂
中途短折鳳雛其鳳孤松獨映遽祔未亡教于讀書蔚
為賢良疇昔之日戾止魯疆秣度春容舉止軒昂名擅
魚盧橘井流芳文孫濟 佩玉鐙 芝蘭秀發門楣熾
昌家遠之瑞王國之祥行奉 恩綸聿建穹坊 御筆

淋漓璀璨輝煌 聖世休徵方來未央何圖不祿遽罹
此殃嗚呼噫嘻返彼扶桑朔風勁兮林木墮霜暮霽沉
今日月潛鉉榛原窳凌冰其涼霓旌搖颺輻輳其死
魂兮何在福陽之鄉魄也吳存泗亭之旁昔聞凶耗彷彿
徬徨今聆歸窆惆悵倉忙敬陳短誄佐以楮漿靈其
不昧墜茲馨香尚享

哭真叔母任太君文

嗚呼世有不料其死而死與可以不死而竟死及未可
以死而遽死者雖付之命耶然何能不使人聞之而驚
怛欲絕也况其在骨肉之間乎哉去歲正月下旬姪有
浙西之行因謁媪母辭于堂下吾媪丁寧珍重若惜其
從未遠游者惟時起居宴笑曾未有殊于平日何意歸
及淮安遽于家報中得媪之凶問耶因對賓客僕從不
覺涕泣失聲嗚呼痛哉何吾叔父又遭此不可堪忍之
變耶何不料其死者而竟死耶昔者吾媪固嘗抱恙叔

父無日不迎醫採方調治復舊數年之內諸病俱去辭
貌充盈非復疇昔意謂可以不死矣今之疾作果何症
而致不救耶且叔父與媼年來之運可謂蹇矣仲弟先
以病夭亡長弟既婚而旋喪歟婦繼聘欲迎而弟又旋
卒妹嫁未幾而妹壻暴終壻卒數日而幼弟物故天之
痛酷摧殘不使吾叔吾媼少留餘地亦云甚矣假于此
等之時而媼搏膺號慟一陷遂絕無足怪也然能善自
排解哀不傷性猶與吾叔勉相莊此亦可以不死之
明驗矣夫媼泚德彰聞宜膺善報天奪其子獨不能予
之以壽乎何其可以不死而竟死耶自諸弟相繼天歿
叔父翁斯未衍瓜瓞未綿媼方為之廣求宜男以昌似
續志猶未慰也叔父優游林下以文酒自娛內政主持

惟媼是賴如衣服手縫浣之酒食手調治之女紅親督
課之賓客禮接待之叔父固不可一日無媼也自妹壻
云亡妹媼居三百里外媼愛女尤切迎歸膝下母女相
依至于弟婦守志九年固請未歸于舍此真天地未有
之奇節其一腔至性亦謂有姑嫜在可依之以為母耳
今媼一旦棄世寡女貞媳無所依倚頽影長歸此亦隣

比所不忍聞而行道之人皆為隕涕者也于吾叔父復
何以為情哉此謂未可以死而遽死也嗚呼天道至此
真愈不可問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憶鐸齏時叔娶
于東武吾母張太君實往迎媻以歸故妯娌之間極相
友愛如姊妹余以吾母之故敬媻猶母媻亦視姪猶其
子也每過東府一出一入未嘗不親承色笑也吾母既
棄余早逝今吾媻母又亡病不及問疾後不及視舍教
虞不及赴爰弔慟媻之亡又何能不追慟吾母也想吾
母與媻三十八年之濶別相逢地下握手言歡當約略
如生時獨如余之悲何又如不忍見叔父之悲以益余
悲何今媻已將歸封兆併在堂之靈亦一逝長別矣是
以悲益增悲慟益增慟有非一言之所能盡者忍曰生
親無文而竟嘿、耶謹告

祭丁妹文

嗚呼吾妹屬纊之時隔絕千里哀痛之生末由走哭以
視舍殮今乃得隨父抵京而吾妹已歸趙州之土矣
禮所謂慨然廓然不當復為吾妹哀然於我心有不能
已者謹操文以告于妹墓其聽之否耶昔吾母葉夫
人產吾妹時吾已成室視妹穉小特為吾母所憐無
何母歿大母以撫以教漸見長成迨妹嫁時年甫
十五最為嬌小一可念也諸姊婿來就婚或信宿揚館
浹旬累月然後治裝遣歸極其周備惟妹于歸迅速未

得半月留臨分之際 大母雨泣 父叔悲摧兄弟欲
淚最為倉卒二可念也他姊妹歸寧或一而再之而三
未往無時音問不絕惟妹之歸僅得一度後期不果便
絕履綦氣為悽斬三可念也夫何夢熊朝報化蝶之聞
一日之間歎嗟者生慶吊同堂而妹之幽魂遂與石燐
朝露同其溘盡誰堪帖春秋芝蘭晦朔亦不若是而催
風剪之驟也妹今已矣更何言哉惟幸妹有一甥望其
成立使根株蕃衍昌大名門則冥冥之中世享其祀以
是為雖死猶生然此妹家事耳於吾何預哉嗚呼登妹
之堂不見妹矣酌妹之墓不見妹矣徒與妹丈握手相
視泣涕蘇、此何等情景也妹知之乎嗚呼尚享

祭先室李夫人文

嗚呼吾安忍真吾夫人哉思是二十年以來吾昧旦而興必見夫人盥漱嚴妝問安于堂上夕而還內必見夫人秉針繡親女紅夜分未寢門階戶闥之間無處非汝履綦之踪跡也簾幃屏幕之下無處非汝罄歎之音聲也胡為一旦竟就長夜之室哉夫人素康強無疾惟三年之內屢患血疝爾時延醫調治幸得安妥今夏脾病忽作既而免身生女疾亦少瘳醫家皆謂胎前疾者產後當愈夫人亦以是寬我慰我乃未幾而脾疾復作遂

不可支總因前病之故元氣損傷遂至此也數日之前
自覺病勢危殆尚強作色笑至彌留之際執余之手碩
視見女嗚咽涕零迄今思永訣教語言、腸斷字、泣
血然處分家事訓諭子女井、不亂如平時也嗚呼痛
哉夫人每昏定晨省問安視膳則兩世高堂不可一日
無汝也閨闈以內偶俱無猜肅、雍、姪、姪相敬則姑
妯娌不可一日無汝也待下甚寬勤勞必恤即或怫
怒曾無詈言則內外戚獲不可一日無汝也夫人又善
于持家量入為出不為奢費其一切家事調濟得宜往

往助余之不逮余是以無內顧之憂則余又可一日無
夫人也哉吾與夫人結褵二十年来未嘗有人言汝命
相不當壽者夫人又賦性儉約享用未嘗過豐食必蔬
食衣必澣濯常兢兢、焉以滿盈為戒是豈不壽之相哉
猶憶余議婚之初外父一聞即為心許後中有所阻未
諧故余娶于宛平外父猶曰前緣若在是終當婚于余
也迨王夫人既歿汝猶未字卒殘前言始吾 曾祖母
携我娶王夫人于京邸 祖母在家曾夢新婦未歸宛
然即夫人之貌蓋婚姻非人乃天定也既為天定之緣

當作白頭之配何又棄余以先逝耶此理愴慨而不可
知也汝懷十姓今存者四餘俱天歿即吾命有刑傷此
亦足以當之胡為而竟及夫人身也嗚呼痛哉是以居
則忽、如有所失出則惘、不知所之求諸夢魂杳、
而不可覩今 祖母 父母痛汝子女畏汝童穉覓汝
汝知之耶難然修短數也死生命也夫人其安之夫人
所憐、于身後者惟男女婚嫁之事余當免為拮据待
服闋之日長女嫁之溥兒婚之皆一如夫人志然若于
若女若孫此後善辭夫人意余當撫之育之教之誨之
夫人可無懸、于九泉矣言以及此痛心如割余復何
言哉復何言哉今遵古禮三月而葬止者入土為安捐
吉茲月望後二日啟夫人之靈墓于王夫人之次夫人
行矣几筵一觴猶余舉案之酒夫人其歆酌之千秋百
歲盡此一觴而已

代漢兒家祭文

嗚呼痛哉我母逝矣自今以後不孝兄弟失所恃矣痛我母之生不孝兄弟也自懷抱提攜以至於入塾就傅無一時一事之不蒙我母心亦無一時一事之不勞我母力近者不孝漢已受室且生子矣我母撫摩而鞠育之一如其撫摩鞠育我兄弟私心竊謂報親之恩當自今日始而不料其溘然遽逝也我兄弟既不獲于生前盡一日之養有孫在襁褓亦不獲含飴浹歲享一堂五世之樂豈不痛哉我母為外大父司寇公愛女生甫十

齡即違外大母周太君之變歿泣哀慕無間朝夕遂以
孝行稱于三黨秉性好儉不事華侈即太君服闋而其
樸素自若處閨閣中言笑不苟外大父愛其泚慎不輕
許字歲癸酉我大父入覲

闕庭聞我母之賢介當道請婚遂于甲戌夏于歸我父
屈之計之距今日幾二十餘年耳昊天不弔棄捐去之
哀矣我母之事我王母暨我大父母也鷄鳴盥漱無愆
於禮至其撫我二姪為顯妣王太君所自出者一如其
撫我兄弟雖不幸俱殤而我母之心力則已殫矣我母

素無疾壬辰冬忽患血症旋即平復不孝兄弟謂是偶
然可無大害豈知病涼之實基于此耶易著時神思不
亂頽謂我父曰余自結褵以來幸無大過所恨者不獲
終事高堂不獲偕老百年難死難以瞑目呼不孝兄弟
嗚以請書修行孝順友恭無忝為聖人子孫嗚呼痛哉
此時此際所教誡者不異平時出入提撕之大端迄今
言猶在耳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肝為摧而腸為裂後之
日即欲再聞此言豈可得耶其他家事絕口不道惟以
一弟未婚一妹未嫁謂此為不了事命不孝獲經理之

以佐我父所未遑遂各有所分授且諭之曰兒輩對此
當不殊見余面當不殊聽余訓勉旃勿忘不孝兄弟含
淚受之奉為拱璧且將以傳示于孫嗚呼尚忍言哉尚
忍言哉至于平時服食所需間有未備之直呼左右侍
御至于榻前無論鉅細悉以歸之俾彼日後罔有怨言
可謂生順而後寧矣我母兄弟數人而同出于周太君
者惟六舅為我母之兄七舅為我母之弟時六舅以探
病自青州來闕里我母病既篤出篋中所存贈之謂余
平日本無私蓄此沾沾者皆樽節之餘也其為物雖微
而見此則兄如見妹歸以遺弟則弟如見姊言罷相與
嗚咽不孝在旁見之聞之其何以為情耶今日者簾幕
依然梧棧依然而聲音笑貌已不復再雖幸上之有父
再上之有大父有大母更上之有王母教我養我以成
全我母未完之志在不孝兄弟非無依賴而人生以父
母為本母之不存子將何恃有所怙而失所恃其本傷
矣痛孰甚焉涓吉茲月十七日禮葬我母於顯妣王太
君之兆先期哀奠謹告

讀韓文

韓文公原道一篇取其氣耳至於論道乃極粗淺闢二
氏處尤不得其要害未足以服二氏之心也如曰農之
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
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不窮且盜也此論尤為無當
彼作釋道兩家者非從外國來猶此中國民耳不為釋
道其不食粟用器乎且世有二氏工商之利益廣未聞
以增此數萬人故遂窮于財用而為盜也韓子心惡二
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亦未嘗平心而揆諸理耳其曰

聖人不死大道不止乃莊子之言與佛氏無涉惟上佛
骨表詞堅理正足醒千古之惑惜其潮州謝上表以被
誦求哀至勸憲宗封禪與得召還夫封禪之與迎佛骨
又何以異哉

題莊心蘧行樂卷後

心蘧儒雅人也何以裹甲沙場凝睇白骨蓋有取爾也
古人觀剝器之舞因悟書法吾又烏知戰壘鋒鏑之間
獨無可以通真宰者乎介而立筆之堅割也骨累、枯
而靜也餘無化物境之空曠也若有所思意之凝遠也
心蘧畫法其進于此乎是意也人所不到吾請以質之
心蘧然乎否

題丁鱗生字卷後

學書貴得其用筆之意不專以臨摹形似為工然不臨
摹則與古人不親用筆結辭終不能去其本色 鱗生
妹丈自幼好摹古帖明憲靜几集諸名家真跡尺二寸
寸而規之匪朝伊夕歷數年未造入古人堂粵并不能
辨其為某、古人筆墨也余愧不善書法于古人用筆
之妙弗克窺其一二爰此卷筆酣墨舞落紙雲烟為之
欣羨不置云

題宛平陳健夫小像

舉世競進兮君獨退藏之自密舉世營謀兮君獨淡泊
之自遠心同浩志在湯坐永日以盤桓觀安瀾而
翱翔絲綸在手得失不足為君憂詩書在側討論正足
為君求學富五車筆重連城談蜚玉屑賦響金聲其才
如江如河其貌似儒似傑斯真釣隱之名流長此清健
而並潔

題友小像卷末

欲說則說靡有兩舌欲行則行靡有區別
豐儀美節高霞朗月科居志遠丹青技絕
不向榮而為通匪立奇而為傑時耿介以
獨往倏和藹而清潔坐危石兮志還聽
流泉兮怡悅共吾子兮嬉々消永日之烈々

跋別駕徐巨卿像卷後

神清而明氣閒以暇不矜赫々之名與鳳閣麟臺為流
亞偏脫帽露頂徜徉于長松之下風聲在樹泉聲在罅
優游盤石何冬何夏豈其經濟在胸中而仍達觀于造
化不然胡為乎慕靖節米顛撫松拜石直欲上而與之
方駕

善故友李為龍像幀

是吾友耶何形骸之愧然非吾友耶何流盼之憐然如
端居而有思如展卷以不言獨不能強君以揮毫兮而
勸君以脫船大寐若其可醒兮吾待君於磐石之間

題何滋菴母張孺人像引

孺人姓張氏前山東撫軍刑部侍郎諱鵬字南溟公之
姪孫女邑庠生兆生公之女也年及笄歸景來公公世
籍新安至洪武初遷于京口遂家焉公幼習儒後棄帖
括而業醫遂以岐黃著名於時性不好家居撰其藝以
遊于滇南者凡十有二年而未歸孺人則獨綜家計躬
織紵操井臼脫簪與珥既竭孝養以事翁姑朝乾夕惕
更極黽勉以供度支拮据并當蓋亦大費勞瘁矣而孺
人安之若素謂婦道應如是也吾敢自述耶是以景來

公得肆志遨遊無憂內顧而高堂垂白差足少寬其倚
閭倚門之望也昔是惟孺人之孝洵克代子職也嗣後
翁姑年齒就衰病日篤孺人侍奉湯藥唯謹未敢刻離
一旦相繼謝世孺人號泣殫踊哀毀骨立迨景來公聞
訃奔喪匍匐歸里而孺人已經營喪墓罔有遺憾矣是
唯孺人之賢有以成其夫子之孝也公既歸始生令似
滋菴未及一齡復以幕事遠出驅馳四方如是者又十
五年公始歸里而女已于歸于已成立凡此十五年中
孺人之為子女計歷辛勤而殫焦勞者不知凡幾是惟
孺人之才且能實優于內助有以代其夫子之教育也
居無幾景來公以病卒于家時年六十有三孺人哀慟
盡禮後四年復移家于東魯濟州孺人晚年屏謝一切
家務惟晨夕喜誦梵書以為養生計云辛丑之秋余適
抱病延其令似滋菴調視而孺人之訃音忽至享春秋
七十有一甫終也而滋菴以狀示余乞余為之傳因不
揣固陋畧述孺人生平之大端如此

